

韩阳十景之石门漏月

□ 叶子清

“石门漏月”，在城阳镇秦溪村东行一里许，两方巨岩相倚成门，清涧穿隙而过。据清光绪《福安县志》载：“岩户深邃，三五之夕，银蟾穿隙，娟娟可爱”，恰应杜甫“土室延白光，松门耿疏影”之诗境。同治年间，邑人黄锦章等镌“石门漏月”四大字于石，李望之执笔题刻书，今虽风雨剥蚀，古意犹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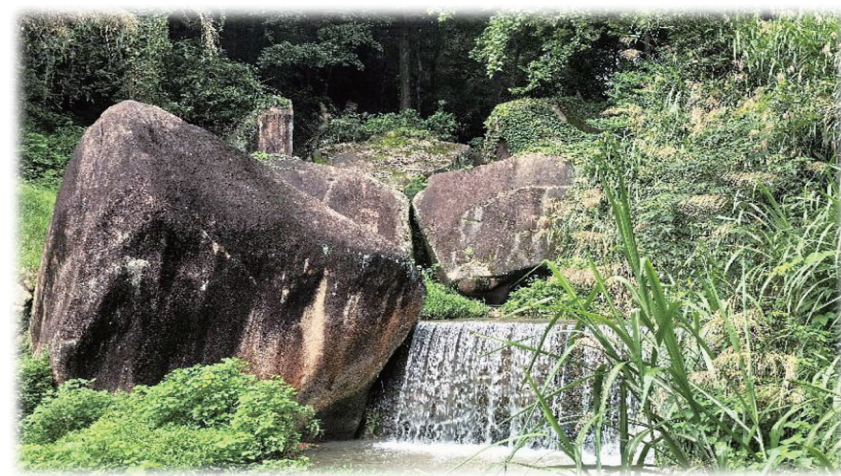
乙巳年芒种之际，台风“蝴蝶”过境后，应石门院村乡贤之邀，于6月14日午后驱车往访，车刚挨近村口，便见一古亭映入眼帘，亭内楹联一对：“石门胜迹传千古，得月凉亭复一新。”乡导叶知川引我们拨开丛生芦苇，踏泥溯溪，但见百年枫木擎天，飞瀑如练坠入深潭，水雾间岩影游移，恍惚有龙形隐现，果然仍有“石门窅然深，岩厂(han)遮四面”之意境，美中不足的“石门漏月”石刻字迹，历经风霜雨淋模糊不清。

惜农历十九月相已亏，未得见“午夜穿蟾光，疑是一线天”奇观，唯闻摩崖石刻上流水潺潺，似在诉说百年前文人雅士“属李望之书”的风雅往事。倘若欲领略“月上石门幽，罅影流华素。出岭光入扉，如吟山石句”风光，只有于三五之夜亲临其境，月升中天之时，欣赏到古人的“石壁流泉不染埃，门迎秋色胜天裁。漏残独展佳情趣，月浸波光玉镜开”的独特景观。

这座海拔五百米的山村，叶、林、肖三姓人家世代耕读。插秧时节，只见林阿婆蹚水理苗，笑谈误植糯粳之趣。傍晚时分，天忽而飘起毛毛雨，忽而又晴空万里。石门院村历史不长，只有

230多年，但境内与天马山遥相呼应的天台山，得天独厚。村前四百米即“石门漏月”胜境，中秋之夜，月轮经岩隙投映潭心，玉镜浮光的景致曾令《福安县志》执笔者为之驻足。现存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摩崖题刻保存完好，“石门”“漏月”两组篆书方朴雄浑，均为0.6×0.56米，是日前韩阳十景中保存最好一景，2013年列入市级文保。

沿着石门漏月向东而行二三百步，便至千年古刹“石门禅寺”，始建于唐咸通五年(864年)，有着1161年的悠久历史，寺院周边深藏着“双狮观日”“苍龙卧岗”花岗岩奇观；寺内保留有明代题诗石刻和唐代马槽等文物，寺后天台山顶巨岩中天然泉水，人称“天台井”，虽然名声不大，但实属罕见，不管天气如何干旱，常年涌流，终年不



涸。郭旻先生赞诗曰：“盛时香火蔽时尘，幸剩沧桑劫后身，有喜东风吹冻去，枯桃墙隙又逢春。”

当最后一道夕照掠过“熏风台”，天台井的泉水依然在岩缝间淙淙作响，这方被《福安县志》记载的月光通道，既是地质运动的偶然馈赠，更是中国山水审美的典型标本——花岗岩的刚劲与月华的柔美在此达成千年和解。

那些模糊的摩崖石刻，是往昔文人用铁笔写给大地的情书；插秧农人额头的汗珠，则是当代写给土地的诗行。石门寺的晨钟暮鼓与微信提示音在此奇妙共存，恰如“石门漏月”的景致：亘古的月光穿过数字时代的缝隙，依然在潭心投下令人屏息的清辉。

或许真正的文化遗产，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生活延续。当城里来的游客举着手机等待“网红月亮”时，林阿婆们仍在用沾泥的双手，在梯田里续写着“汗滴禾下土”的古老叙事。石门内外，时光与月光同样公平地流淌，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守护这份“岩前汲水煮新茶，月下听泉读旧碑”的从容。

秋分，好时光

□ 兰云

古人云：“秋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秋分，阴阳均衡，暑热消退而寒凉未至，一半清凉，一半温暖，草木染黄，秋色平分，最美是秋分。暑气终于收尽最后一缕余温，秋分踩着金黄的步调而来。日月在此刻平分昼夜，寒暑也在此刻握手言和，天地间的刻度突然变得温柔，不偏不倚，恰如其分。

秋分，山野是最先换上盛装的。金风穿过层林，把松针吹得簌簌作响，像谁在轻声念着秋日的诗。秋分是夏秋季节分水岭，把时间对折打包，一半送暑秋，一半给寒秋，自然界早已经知晓，菊花攒着劲儿开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在田埂边、石缝里绽成一片，带着清鲜的嫩骨；桂花却藏得巧，把香气揉进风里，一不留神就漫过窗台，钻进衣领，让人浑身都浸着甜润的暖。

龟湖的水映着蓝天，天上云变化无穷，开始白得透亮，随意舒展，时儿是龙的剪影，时儿是奔马的蹄痕，时儿是漫天花海，可以看见湖底的云影。

对面远处披上浅妆，像是待嫁的姑娘，斑斓的色彩是嫁妆，甜意从每片叶子里溢出，这畲家仙岫山的枫叶刚染上浅红，像姑娘颊边的胭脂，还带着几分羞涩。田埂上的稻谷垂着头，穗子沉甸甸的，风一吹就漾起金色的浪，连空气里都飘着谷粒的香。山冈上更热闹，橙子挂在枝头，像一个个小灯笼；石榴咧着嘴笑，露出满肚子晶莹的籽，红得晃眼。

秋光比往日又亮了几分，却少了夏阳的灼人，人在秋光里，眼神清了，心也静了，脚步带着随性的风，衣袂轻拂，眼里的风景，都是温柔，多了份通透的暖意。寒蝉躲在叶底，叫声细弱，像是在和夏天作最后的告别；池塘里的荷花早已没了往日的娇艳，只剩下枯瘦的茎秆，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倒也别有一番意境。

虫儿忙着储粮，人也开始为冬天做准备。田埂上满是农民的身影，镰刀挥起，稻穗落下，欢声笑语在田野里回荡。晒谷场上，金黄的稻谷摊成一片，接受着阳光的亲吻，等待着归仓的时刻。这是丰收的喜悦，是汗水凝成的甜，每一颗谷粒里都装着日子的希望。

秋风扫去浮尘，眼里的世界，都成了美景，不过再美也有散场，挥挥手，道声珍重，与暑秋告别。秋风掠过肩头，忽然觉得它像极了人生的中年。经历过春的懵懂、夏的热烈，褪去了年少的莽撞，多了份从容与通透。它懂了岁月的沧桑，懂了生活的不易，也懂了珍惜眼前的每一寸时光——珍惜田埂上的丰收，珍惜窗台上的花香，珍惜家人围坐时的温暖。

乾坤世界是生命的轮回，节序是轮回的刻度，我们踩着这些节点，春华秋实时节里，应该读懂生命的真谛，人生在寒来暑往中，品出人生的苦涩甘甜。愿接下来的日子，希望人们都能如这秋分般温婉。风里有花香，碗里有热汤，家人在身旁，百事皆从欢。岁岁年年，平安常伴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过成满心欢喜的好时光！

邂逅毛家坪 (散文诗)

□ 郭幼春

1

范坑——鸡鸣两省三县，在山的海拔之上。山山有脉，脉脉有坑，坑坑有村，村村相望。

车子连续转弯，一路爬坡跨越了千米。车轮碾出了山脉，碾出了范坑人的致富和时代感。我指认这条高山宽敞的水泥路，从梦境开始的毛家坪之旅。

热情的山风一路呼唤。沐浴着立秋的火辣辣阳光，穿梭着风景，丛生诗情万千。

我曾多次翻看毛家坪纪念馆的镰刀与锄头，以及保存下来的老照片。那个年代的缩影，跨过坑坑洼洼，如今站立在了芳香的土地上，指点云海松涛。

山，挺拔成峰的高度，我开始征服自己。一次次跨过肉体 and 灵魂的沟壑，即便这座山时缓时陡，我依然热情为恋歌而起舞。

党旗在老区飘扬。

走进田间，追溯笔下复活的土地，用双手推开山的怀抱，用微笑推开坑坑有村的崭新风貌。

2

——“弱鸟先飞”。

——“滴水穿石”。

这里回荡着洪亮的声音，贯穿在

闽山福水之间；这里闪烁着使命的力量，给脱贫打开一扇致富的前进方向。不华丽，也不浮躁，以地动山摇的气势，展开山鹰翱翔的图腾。

来到毛家坪，热爱的峰顶上有我寻找的红色足迹。山与峰的共舞，演奏出史诗般的前身今世。如今，那车轮疾驶出新农村建设的春华秋实，油茶树落脚鸟语花香，青翠竹林和绿色油库，勾勒出福安北部潏潏波光……

山的多姿，点缀岁月如歌。沿途在晌午的阳光下，叠印了多少风晨雨夕的福海扬帆？

驻亭沉思。饮水思源。拱桥飞渡。农家祥和。一段段变迁，我从毛家坪的古朴村落中，听到一路反响的故事。

3

毛家坪，高出地平线，在乡愁中沉默，从脊梁上描述群山连绵的最后一抹余晖。

山上，莺歌燕舞，衔着千年的意境在飞翔。“思源水库”“绿色油库”——展望中，林竹产业，高山红茶，糯稻红米，粉墙黛瓦……装饰农舍喜气洋洋的古朴风情。

村头那棵老树，怀揣乡愁行走了500年，它和这座山一样蕴藏着所有蓬勃生机的理由和向上的力量。老树的

广场，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打开毛家坪心中最美的歌谣。

我开始在村庄里奔跑。跑过梯田生长的拔节之声，跑过花岗岩留在纪念馆里的红色之声，也跑过暴风骤雨的撕裂之声。

山风，围拢在“饮水思源馆”周围，到处飘逸着稻谷与油茶籽的芳香。

4

毛家坪，我在一粒阳光味道的饱满油茶籽上阅读村史的古往今来。那里，有乡村振兴的写真，也有创业者奔跑的足迹。

“避暑农家乐”的天然养吧，点燃起村庄的热闹，一碗绿豆汤回味了乡愁的淡淡温馨。

我为山而居。拨动风影，弹奏月色，松涛声远。

站在毛家坪的层层田垄，祥云拂过头顶，风带着理想的信念，俯下心系革命老区的土地。

抚摸绿色油库的每片枝叶，受惊的鸟群回头张望，竹林里悠闲清静的亭台楼阁，眷恋着故乡的诗意，也披上一层薄雾的婚纱，踏过丰收的季节。

邂逅毛家坪，那些犹如庄稼一样拔节疯长的意像和词语，最终被温润的秋色注释和收藏。

乡音在大自然生态的“两茶一药”中旋转而上，整个乡村撷取一抹亮色、一枚音韵，遍地开花。

相信时间的记录，我永远热爱着毛家坪。